

19.19

高州文史



3



广东高州县政协文史组编印

1984.4

目 录

略谈高州党组织的恢复重建	李树良	(1)
沙田暴动	盘广琦	(5)
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我县武装起义概况	陈庆伟	(15)
郑 奎	张焕兰	(18)
罗淑英	张焕兰	(24)
高州县第一个少先队——白土少先队	朱诚中	(29)
高州县三十四年经济发展情况	成积林	(32)
高州县水稻生产发展概况	李植清	(41)
高州水库	卢洪伟	(48)
高州旅马、旅新华侨的过去与现在	梁基毅	(54)
高州教育(一)	吴茂芝	(61)
高州古桥——兴文桥	张均绍	(66)
梁同寅——高州杰出的教育家	莫嗣祥	(67)
精湛的医术 高尚的医德		
——记著名老中医林巽权	凌福如	(73)
高州农村城堡与要道茶亭	黄钟俊	(79)
潘茂名	莫 仓	(82)
高州县行政区域变动概述	邓 雄	(87)
高州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张均绍	(97)
题“高州甲子元宵会”(书法)	韦 丘 秦萼生 卢有光	
	(封二、三)	

略谈高州党组织的恢复重建

李树良 调查整理

中共高州（原茂名）党组织创建于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它带领全县人民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斗争，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中共高州党组织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写下了自身光辉的一页。

高州党组织在一九二八年冬以后，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那时因设在广州湾（现湛江市）的南路特委被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法帝国主义所破坏，特委书记黄平民、委员朱也赤（兼茂名县党组织负责人）等被捕后壮烈牺牲，高州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就中断了。这期间，党组织活动虽停止了，但不少同志仍在各地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到了抗日战争初期，高州党组织才恢复重建起来。现根据从征集党史资料中部分老同志的回忆，初步综合了如下一些资料。

（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日。我县进步青年学生、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去。当时，高州中学、茂名师范、茂南中学、分界保安中学等校大批进步师生，各自组织起来，

利用假日，深入各墟镇和农村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出钱出力支援前线。这时候，由各界代表参加的“茂名县抗日救亡御侮委员会”成立，指导全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发动民众组织抗日自卫队、担架队、妇女救护队等团体，并油印《抗日御侮》、《焦土抗战》、《南国文艺》等宣传资料，广为散发，唤起民众抗日。在外地读书回到本县的进步知识青年梁弘道、梁昌东等，利用假期，以办升学补习班为名，组织一批青年阅读进步书刊，传播抗日民主思想，宣传革命道理。他们认为要做好团结教育青年学生的工作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必须找到中共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来进行。于是由大革命时期曾任共青团南路特委书记的车振伦和梁弘道、梁昌东分头到香港、梅菉、广州去寻找中共党组织。他们在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与党取得联系，党指示他们：要深入群众，深入山区，扎扎实实地做好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不久党组织就会派人去找你们。他们回到高州后即按照党的指示去做，组织一批革命青年自带生活费用深入到茂东云潭山区，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开展抗日宣传。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我县城乡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后来党组织的重建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二)

香港青年回国服务团到高州，为重建高州党组织作出了贡献。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第一团，在团长刘谈锋、副团长黄洛思（现名黄秋耘。他们二人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率领下到达高州。该团是由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设在香港）的推动组织起来而又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团体。他们来到高州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建立抗日游击根据

地，并在斗争中培养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地方党组织。该团初到高州时为二十六人（以后又有增加），其中党员十五人，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特别支部，有直接吸收发展党员的权力。服务团来到高州之后，除了先后派出部分人员前往电白、信宜两县活动外，大部分力量放在我县工作。他们很重视做好抗日爱国将领张炎（七区专员）的统战工作，取得张炎的支持。服务团的工作以农村为主要阵地，先后派出工作队到我县环城的塘口、柘村，云潭的珍珠垌，石鼓的板桥，分界的樟木塘，以及沙田、根子等地，大力宣传发动群众，进一步推动我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该团党组织在大搞抗日宣传的同时，注意物色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以培养，够入党条件的就吸收入党。据不完全的统计，在高州城吸收了梁弘道、梁昌东等四人入党；在云潭珍珠垌、企水等村发展了张杞才、张茂儒、张桂春、张泽深、袁里光等十多个党员，并于一九三九年冬建立起两个农村党支部。此外还在塘口、板桥、根子等地发展了四名党员。由此可见，服务团“特支”为我县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

（三）

一九三九年五月，上级党组织派周楠、陆新等同志来高州，组建中共高雷工委，领导高州六属和雷州三属的革命斗争。高雷工委成员初为两个人：书记周楠、秘书陆新，办公地点设在高州城的“益寿庵”。高雷工委设在高州，对我县党组织的恢复重建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如陆新同志直接发展了高州城的赖广居入党，赖又介绍李赞全、方仕钦等人入党。由陆新单线联系的中共党员杨飞在高州中学发展了周瑞腾等人入党，加上从外地转来高州城读书、教书的

数名党员，于是我党迅速地在高州城扎下了根。

(四)

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张炎为首的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游击司令部从梅录迁设高州红花庙，同年底改名为第七区游击指挥部。不久张炎又被委派为七区专员。张炎将军在我党的教育和推动下，为了动员民众抗日而先后组织起十六干部教导队、乡村工作团、妇女服务队、战时工作队、学生队等团体。其中学生队是招收高州六属（茂、电、信、化、吴、廉）以及遂溪的部分青年学生组成的一个拥有成千人的抗日武装队伍。中共高雷工委非常重视做好争取知识青年的工作，一九三九年秋在学生队内秘密建立起一个中共党总支，书记阮明（有说是陆新），委员有陆新、叶信芳等。学生总队下属几个中队都建立有中共党支部或党小组，茂名县中队的党支部书记是梁昌东。活跃在张炎抗日团体内的中共党组织，在推动张炎等上层人物积极抗日的同时，又培养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当时是茂名县籍人，参加张炎抗日团体而被吸收为中共党员的有杨飞、凌振卿、程耀连、黎文棣、李绛云（李嘉）、罗淑英、罗明等十多人。

(五)

一九四七年以前，现属吴川县的覃巴、博舖、博茂、王村港一带原属茂名县域，地处茂南。抗战爆发后，上级党组织先后派遣党员萧光护、周明、林林、阮明等到梅录地区活动，搞建党工作。经他们的努力，除在梅录镇、吴川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外，同时发展了茂南的梁恩波、梁道亮等人入党，

（下转第14页）

沙田暴动

盘广琦 整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袍笏登场，建立了蒋家王朝。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血腥统治，也开始了中国人民反对这个独裁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二八年三月爆发的沙田农民暴动，就是人民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一次威武雄壮的猛烈行动。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显示了人民群众无比的革命激情和英雄气概。

—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路反动派组织了“高雷清党委员会”，发布反共通缉令，狂捕滥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被明令通缉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有二百零八人，还有二百多名进步学生被开除学籍，赶出校门。大批革命者被投进监牢。一时间，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军、民团、乡兵、保兵狼奔豕突，横行无忌，地主恶霸乘机残害无辜，鱼肉人民，白色恐怖笼罩了高雷大地。

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被扼杀了，刚抬起头来的农民重新被打下去。土豪劣绅弹冠相庆。在“清党”中，任职警察所长的茂西区山背园村官僚地主周子坚，疯狂镇压人民，大肆宣扬“共产党杀人放火”，为国民党反动派所赏识，调升茂西区区长。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周子坚的反动气焰激起了当地群众的无比愤恨，他

们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斗争。玉堂乡一个国民革命军退伍军人李雅可，与农民一起，用“白头贴”的形式，分别给周子坚和另一个土豪卢饮宾贴了一副对联。给周子坚的是：“早死三年天有罪，迟埋半载地无皮”，给卢饮宾的是：“饮汝血，寝汝皮，拿汝头颅作溺器；宾尔室，毁尔家，将尔骨头下田禾”。对联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反动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李雅可一向痛恨土豪劣绅，富于正义感，对社会黑暗有清醒的认识。他十多岁在茂名中学读书时，语文老师出作文题为《弭盜论》，李雅可的文章仅十六个字：“杀贪官污吏，诛土豪劣绅，盜自弭，民自安。”教师将他的作文贴上墙，受到学生的传诵。后来，他考入广东陆军学校，毕业后任茂名征兵营教官，因不满征兵营内的黑暗腐败，辞职回乡。在乡里，他常为群众排难解纷，打抱不平，很受群众尊敬。农民运动兴起后，他积极支持。对蒋介石屠杀人民，地主豪绅戕害群众，李雅可深为不满。为了打击地主恶霸的气焰，他以乔装上省反映民情，请上峰训示的办法，巧妙地把地主豪绅训斥了一顿。由于李雅可始终站在农民一边，拥护和参加农民运动，反对土豪劣绅，朱也赤到沙田视察工作时，以省农协南路办事处的名义，任命李雅可为沙田地区农民运动特派员，并受命与周君载等一起，发展农民武装，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担任暴动的军事总指挥。

二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中共南路党组织在广州湾召开了党团紧急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策略。五月，又在广州湾召集南路农民代表会议，研究发展农民武装，组织农民暴动，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屠杀，保卫革命果实。茂名县朱也

赤、关耀南，沙田农民代表李叔明等出席了会议。会后，李叔明、关耀南回到沙田，立即与李雅可、周君载等研究执行南路党的决议，决定在沙田地区组织武装暴动。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先从发动群众和掌握武装两方面着手。掌握武装方面的工作，他们选派了周肖陶、周泰楷等三人打进高州城驻军及招兵站内，进行策反敌军，以期作为内应。

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由周君载负责。周君载是沙田小学的教师，他编演了揭露地主恶霸压迫剥削农民的戏剧《打不平》，带领学生到周子坚家门前演出。群众看了很受感动，有个妇女流着泪说：“戏里演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地主恶霸丧尽天良。”这个戏真切地反映农民的心声，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却激怒了地主恶霸。他们联合起来，以校董会的名义，下令沙田小学校长曾灵符，立即禁演这个戏，并开除为首的学生。校长依照校董会的意旨，禁止学生再演。于是，以地主恶霸支持的校方和群众支持的师生一方，展开了一场斗争。校方禁止演出，周君载带领学生继续演出；校长贴出布告，开除为首的学生，周君载带领学生罢课、示威游行，揭露校方的阴谋，并且提出赶走反动校长，反对校董会的干预。斗争针锋相对，迅速升级。进步、反动阵营泾渭分明。校董会恼羞成怒，解除了周君载的教职。李雅可及时地支持这场斗争，在家里办起龙门小学，自任校长，请周君载任教师，挫败了校董会的阴谋，地主老财气得干瞪眼。龙门小学公开教唱进步歌曲，揭露地主压迫农民的罪恶，把反抗的火种播到青少年的心坎里，传播到农民群众中去。

这场斗争犹如冰炭水火不能相容，启发了农民的觉悟，教育了群众，也锻炼和考验了骨干。这时，沙田地区在高州城读书的三个

共青团员李雅度、周兆霖、李连培被学校开除，李雅度、周兆霖被捕入狱，经关耀南、周君裁、李雅可营救回到了沙田，从而增加了领导骨干。当时，党团组织已经撤退，找到党组织，请示具体做法是摆在他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获悉朱也赤同志在信宜活动，便派李雅度往信宜找朱也赤。李雅度到信宜找到了朱也赤，根据朱也赤的指示，决定首先把农会恢复起来，通过农会，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从中物色骨干，建立武装。他们采取个别串连，秘密发动的办法，经过艰苦的努力，很快在莲水西乡、莲水东乡和玉堂乡的三十五条村庄中秘密恢复了农会，发展了大批会员。经过各村代表协商，选举满村的黄应隆为农会委员长。农会的恢复，为暴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农会恢复后，几个骨干加紧了暴动的准备工作。他们对暴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讨论，决定成立筹粮筹款小组，筹集粮枪，同时挑选骨干，进行武装训练和制订暴动方案。

军事方面的工作（包括训练骨干）由李雅可负责。他们从农会会员中挑选了四十人，以自然村为基础，组成四个分队：满村分队，黄应隆为队长；六王分队，朱尧天为队长；田寮分队，朱益初为队长；周村、垌心、狮子坡合为一个分队，朱炎隆为队长。李雅可、李叔明负责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为保证训练效果，决定由李雅可出面，以防盗贼，保卫村庄安全的名义报告乡公所，取得合法地位，进行公开训练，并从玉堂乡公所借得步枪十多支，解决了训练的枪枝问题。武装队取名自卫队，每月初一、十五两日集中田寮白鸽坡训练。学习的课目有瞄准、射击、进攻、防御等军事技术知

识，也学习政治，明确奋斗目标。

筹款筹粮筹枪等工作由周君载负责。设有筹款小组，由七人组成。他们发动群众，采用“借、造、买”的办法筹集枪枝。李雅可从广西的朋友处搞到一些武器。周君载卖掉自己十几担租的祖尝田打造了一批刀枪。化州县尖岗上乡农会派会员劳秀惠挑来一担铜元交给周君载作为支援。但是这样筹集到的枪枝远远解决不了暴动队伍的装备。为了筹集一笔大款项，购买枪枝弹药，李雅可决定卖掉五十担租租尝田。但这些租尝田，属于他和他的几个叔父共有。他卖租尝田的打算，遭到当国民党乡长的叔父李元甫的强烈反对。李雅可以保卫村庄，自卫队急需购买枪枝为由，迫使李元甫签字将五十担租租尝田，作价四千七百元卖掉。李雅可提取了二千七百元。这笔钱，除一千元留作暴动经费，其余全部用来购买枪支，武装自卫队。在粮食方面，他们对地主的粮仓进行了摸底调查，并派会员暗中控制了粮仓，计划暴动一开始就开仓放粮，解决队伍的供给以及救济贫苦农民。

暴动方案也制订出来了。他们计划联合信宜、化州、广西等方面革命力量，在沙田暴动。占领沙田后，即进攻和占据高州城，建立苏维埃政权，割据高州。方案还确定了动员群众的口号、策略和暴动暗号。

一九二七年冬，信宜怀乡暴动失败后，朱德两次到达沙田，指示沙田要切实做好农民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并审查了沙田暴动的方案。

一九二八年初，中共南路特委巡视员周颂年，共青团南路特委书记车振伦，三次来到沙田，住在周君载家。他们带来了暴动用的胸、臂章标志式样和大旗式样。周颂年、车振伦在君载楼上召开了

秘密会议，分析形势，审核暴动计划，研究暴动策略，从思想上武装骨干。车振伦对骨干作了多次讲话。为了培训一批暴动干部，车振伦从自卫军分队长、组长中挑选了一些人，带到陈垌集训四天，又把他们带到化州湖垌，让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学习发动群众的方法，以取得经验。回到沙田后，又带他们到六王、风柜巷等偏僻村子，实习发动群众的工作。

在南路特委的具体帮助下，暴动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经研究，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举行暴动。车振伦同志带暴动计划前往香港，请示省委批准。

车振伦离开沙田后，暴动工作按计划加紧进行。李雅度往信宜，周兆霖往化州，李雅可往广西，联系这几个地方的革命力量。同时，通知周肖陶、周泰楷准备策动城里武装反正起事。这时，周肖陶已联系好了驻军营的两个连，周泰楷率领的几十名武装也完全愿意接受农民军的领导，只等农民军来攻城，便可作内应。

四

正当暴动日期临近，一切部署就绪，只等上级批准命令下达的时候，暴动计划泄露了。暴动计划原是严加保密的，李雅可的一个胞叔和两个堂叔，因为了解了暴动计划，企图向国民党乡政府告密，都被李雅可、李雅度大义灭亲，带领农民军秘密杀掉了。这次计划的泄露，不是由于奸细告密，也不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是由于自己同志的盲目行动造成的。有个负责搞暴动供给工作的卢建隆，他见暴动日期近了，为了占两块好田地，竟在一个地主的田里插上了红旗，并写上自己的名字。他管着周村堡地主的粮仓，奉命暗中监护这批粮食。他认为这些粮食迟早要分给农民，又私自提前

开仓分了一部分粮食。“插旗标田”和“开仓分粮”，无异于把暴动公开告诉了敌人。事件发生后，敌人顺着这两件事查出了暴动计划。敌人十分恐慌，立即密商对策，议定了捕人的黑名单，紧急召集反动武装，围捕暴动骨干，妄图把暴动扑灭在摇篮中。敌人的蠢动被我们及时发现了。但这时，车振伦前往香港请示省委尚未回来（省委听取了车振伦的汇报，批准了沙田暴动计划。当车带着省委批示赶回沙田时，暴动已经提前，而且失败了），李雅可还在广西。形势迫在眉睫。在家的李雅度、周君载、李叔明等召集自卫军的分队长、筹款委员会成员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会议决定，赶在敌人动手前行动，先发制人，暴动日期由三月二十六日提前到二十一日夜间。

决定迅速下达到自卫军各分队。二十一日夜，各村自卫军悄悄地向木林强村集结。事出仓促，只集结起基本队员二百一十六人，步枪一百二十八支，未能按计划组编起大批队伍。队伍集结完毕，李雅度自任临时军事指挥（原定李雅可任军事总指挥），庄严宣布举行武装暴动，号召农民军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战。一声令下，农民军高举斧头镰刀大旗，佩带着暴动标志，手持火把，全副武装向周村堡进发。

当夜，暴动队伍占领了周村堡。周村堡上飘起了斧头镰刀的红旗。农民军收缴了堡内的地主武装，烧毁了地主卢植三的田契和婢女卖身契，开仓分粮给贫苦农民。群众闻讯，奔走相告，庆祝暴动的第一个胜利，并纷纷加入农民军。

第二天，李雅可从广西回来，知道暴动被迫提前，计划已被全盘打乱，意识到外援已不可指望，只能靠自己独力支撑了。他毫不犹豫地负起了军事总指挥的责任，对农军的力量进行重新配置。除

留一部分力量据守周村堡和君载楼外，他把主要力量分为几路：他与朱益初带领一路，占领狮子坡，作为指挥中心，控制通往沙田墟的大道；周君载、朱尧天带领一路，攻占新村敬轩楼（又名豆饼屋），与君载楼、狮子坡形成犄角之势。李雅度、李叔明带领一路，占领大风岭，控制制高点，另外两路，分别向大坉口和塘心进发。在李雅可指挥下，农军士气高涨，队伍分头并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队伍在不到一天之间，由二百多人迅速扩大到一千多人。化州合江的一些农民，也闻风前来参加。二十二日晚，农军按计划推进，分别占领了大坉口、大屋塘、狮子坡，夺取了地主的四个炮楼，缴获步枪十多支。夜里，又有二千多群众高举火把，拿着大刀禾叉前来加入暴动队伍。队伍扩大到三千多人，声势浩大，刀枪闪亮，火光冲天。但是这些群众，由于缺乏训练，又不能及时加以组织，无法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跟着骨干队伍前进，反而造成队伍庞大臃肿，行动迟缓，指挥不灵。李雅可被眼前胜利所迷惑，忘记了原计划的进攻目标，没有及时组织进军高州，沉溺于一村一村地清算地主，以为这样就可发动起大批群众，孤立敌人和夺取政权。实际上，这种逐村清算的做法，等于自己缚住自己的手脚，它使农军失去了赢得胜利的宝贵时机，却让敌人争得了时间。

二十三日夜间，农军挺进到山背园村。这是一个封建反动地主集中的村庄。区长周子坚、清乡团保董周瑞廷，地主周允成、周子俊等土豪劣绅都集中在这个村子里。他们利用手中的区乡政权，迅速调集起乡兵、团丁一百多人，麇集在山背园村，由乡长邓耀民率领。农民一进入山背园村，就遭到邓耀民反动武装的伏击。跟随前来的群众，手中的武器都是些木棍大刀，抵挡不住敌人的猛烈射击，纷纷后退，不少人被打散乘机走了。农军英勇还击，打退了敌

人几次进攻。但敌众我寡，战斗至下半夜，农军从山背园村撤退，从周平林炮楼突围，退至新村君载楼。这时，农军被迫退守到君载楼、敬轩楼、狮子坡、周村堡四个据点里。

形势迅速逆转。眼见农军已处劣势，敌人的兵力将不断增加。可是李雅可却认为敌人援兵不会很快到来，只要守住四个据点，互相照应，敌人一时还无法击败农军，农军可以固守一段时间。

二十四日早晨，高州城派出镇压暴动的两连敌军开到了沙田。敌军利用农军分兵把守据点的弱点，包围了君载楼、敬轩楼和狮子坡三个据点，邓耀民的武装则包围了周村堡。农军一下失去了联系，陷进了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但是农军并不动摇，继续英勇地与敌人战斗。入夜，敌军里有人向农军喊话说：“不要打了，自己人，要走赶快走，明天第二批人来就走不了啦。”原来，这批敌军是周肖陶联系的那两个连。农军决定撤出据点。撤出时，他们没有拦阻农军。只有周村堡的战斗最激烈，农军分三批突围，突围中，牺牲了三个队员，两个队员受伤。

敌人是残暴的，他们企图把暴动一下扑灭。二十五日，高州城派出的第二批敌军又到达了沙田，他们进行大肆烧杀抢掠。但这时农军主力已安全撤到了六王岭上。撤上六王岭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队伍掩埋枪枝弹药后疏散了，还有六十多人在岭上坚持了三个多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李雅可、李雅度、周君载、李叔明等分别离开了沙田，到外地掩蔽。

这次暴动，广西方面按时派来援军，领头的叫“晚叔公”，有几十个人，还有两个是女的。但他们到达时，暴动已经失败了。

沙田暴动失败了。由于叛徒的出卖，李雅度、黄应隆、周肖陶、朱益初等十九位同志先后被敌人捕杀，周君载的母亲也被敌人杀

害，李雅可离开沙田后，下落不明，他的母亲饿死。很多群众被捕坐牢，有的被逼远走他乡，流落外地。沙田暴动，先后牺牲了二十四人。党高度评价了沙田暴动。中共南路特委在《对沙田暴动决议案》中指出：“茂名是南路之政治中心，故沙田暴动虽失败，然而已给反动封建地主阶级社会秩序一个有力的打击。”沙田人民更是永远铭记着暴动英雄的业绩。他们在献给暴动英雄的挽联中写道：“热血染祥莲，流芳万载；悲泪沾马岭，景仰千秋。”是的，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在史册上闪光，鼓舞着后人前进。

（上接第4页） 为这一带地区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种子。

（六）

一九四〇年二月三日，由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主持，在高州城秘密召开了茂名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茂名县工作委员会（有说是中共茂名县特别支部），书记冯安国，组织委员梁仲华，宣传委员黄沙。中共茂名县委除领导本县各地党组织外，还负责领导香港青年回国服务团的党组织和张炎学生队茂名县中队的党支部。此后，我县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领导全县人民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使我县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终于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后我县武装起义概况

陈 庆 伟 调查整理

一九四五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已进入了全西大反攻的阶段。前一年，五大盟国之一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加强攻势，逐渐逼近日本本土。日本侵略者为了挽回其厄运，曾在中国战场上调集了五十万的强大兵力，发动了一次号称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攻势，历史上通称为豫湘桂战役。由于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闻风远遁，日本侵略军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先后侵占了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等地，这给我们广东南路造成严重的威胁。那时，盘踞在广州湾（现湛江市）的日寇也相继进犯廉江、安铺、梅录、水东等城镇，整个南路有被侵占的危险。在这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时刻，南略的国民党当局和驻军贪生怕死，全不抗击日寇，望风而逃。当时，中共南路特委按照中央南方局关于沦陷区工作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县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南路特委的决定，以城镇学校和群众基础较好的乡村为重点，秘密地发展游击小组。至一九四四年八月，全县参加游击小组的达一千多人。

在积极发动农民和进步师生参加游击小组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筹集枪枝弹药，武装自己。当时筹集枪枝弹药主要采取了如下四条措施：（一）发动游击小组成员向家属和亲友筹取；（二）筹集